



通货紧缩的形成与治理

——以日本为中心展开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张舒英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通货膨胀是困扰世界各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然而近来，情况发生了逆转，通货紧缩成为笼罩在世界经济头上的阴云。在日本，通缩已持续多年；美国和欧洲的物价也呈现低迷之态。中国经济虽然行驶在增长的快车道上，但通缩问题也开始令人担忧。这是因为：加入WTO后，中国与世界已经紧密连在一起，如果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陷入了通缩，中国也难幸免。

如何看待通缩问题？导致通缩的根源是什么？搞清楚这些问题是在通缩条件下正确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提。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通货紧缩及其产生的必然性

通货紧缩（以下简称“通缩”）与通货膨胀（以下简称“通胀”）是一对相反的概念，通缩指的是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或货币购买力持续上升的经济现象。那么，持续多长时间的物价下跌才能认定是通缩？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年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给出的定义是：至少持续两年¹。

（一）通缩的观测与量度

观测或衡量通缩的指标主要有消费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GDP差率（GDP Deflators）、可比商品价格指数等，其中，最常用的指标是前三项。

1、消费物价指数 用于观测通缩的消费物价指数，应是综合消费物价。但在消费品中，生鲜食品的供应容易受气候和偶然性因素影响，由于这些因素缺乏连续性与可比性，为了减少不可比因素的干扰，更客观地观察通缩，应采用扣除生鲜食品

后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用这一指标衡量，日本的通缩始于1999年第四季度，从时间上看已持续了三年多。

2、批发物价指数 从日本国内批发物价年平均水平的变动看，自1992年起，其跌势已持续10年有余。相对于消费物价而言，批发物价具有先导性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一特点，批发物价指数成为许多国家决策当局把握经济动向的前沿性指标。但是，在批发物价下跌后，为什么消费物价还会继续走高？为什么直到2001年日本中央银行才明确地将治理通缩作为政策目标？这些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3、GDP差率 这是表示名义GDP与实际GDP差距的指数。以前，这一指标主要被用来测度名义GDP水分或通胀程度。将名义GDP还原为实际GDP的方法是： $\text{名义GDP} / \text{GDP差率} = \text{实际GDP}$ 。例如：如果GDP差率为102，则表明名义GDP中含有2%的通胀成分， $\text{实际GDP} = \text{名义GDP} / 102\%$ 。如果GDP差率为98，则表明实际GDP高于名义GDP，经济存在2%的通缩倾向。

与GDP差率相关联的指数还有民间最终消费差率（Private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Deflators）、民间住宅投资差率（Dwellings Deflators）、民间设备投资差率（Machinery and Equipment Deflators）、商品和服务出口差率（Exports of Goods & Services Deflators）、商品和服务进口差率（Imports of Goods & Services Deflators）等等。可见，GDP差率是更加综合性的指标，它不仅含概了消费物价指数和批发物价指数的变化，也含概了消费、投资、进出口等供求因素的变化。

日本GDP差率指数的下降始于1994年第四季度，至今已持续8年有余。

4、可比商品价格指数 选择若干种可持续存在的基本商品，编制可比商品价格指数，可以更直接地反映物价水平的变化情况，但其缺陷是综合性不够，不足以全面反映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消费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如果用这一指标衡量，日本物价水平的下跌从1991年就开始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恰恰也是在1991年，二者究竟是偶然巧合还是有必然联系？如果说有必然联系，那么，二者是通过怎样的机制相互关联的？这些是需要另行研究的问题。

上述情况表明，运用不同的观测指标，测定出的通缩起始时间是不一样的。或许有人会问，日本的通缩究竟是何时开始的。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学领域的许多定量分析，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更何况对于世界许多国家来说，通缩都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问题，如何观测和把握它，同样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就客观事物的发展来说，通缩从初显苗头到演变成影响经济全局的大问题，有一个发展过程，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时滞。现在回过头来分析，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实际上拉开了通缩的序幕。随着通缩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指标表明了它的存在。

（二）通缩产生的必然性

如今，通缩不仅是日本一个国家的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也面临着通缩的困扰，甚至像中国这样的处在中高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通缩的迹象。既然通缩是世界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它的出现理应有共同的原因。具体到当前世界主要国家普遍面临的通缩问题，我认为，这场通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

首先，通胀与通缩交替出现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人们看到，各国的股市每隔几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一次较大的起伏，并认为那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同样道理，物价也会有类似的周期性波动。企望物价水平一直稳定在高位，希望物价只上升不下降是不现实的。当然，通缩与通胀交替出现的周期远比股价起伏的周期长。

世界经济摆脱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发生过

几次较大的经济波动，但这些经济波动在物价上的表现多是通胀，甚至是恶性通胀或滞涨，整体物价水平在波动中一直呈上升趋势，这种状况迟早要来一次矫正。可以说，当前的通缩是这种矫正的开始。我们应该以平常心看待通缩的来临，因为这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是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宏观表现。

其次，通缩是科技普及在物价水平上的综合反映。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是科技飞速进步、深入普及的时期。节能技术的普及，降低了能源消耗；深加工技术的推广，在增加产品附加值的同时，减少了对初级原材料的消耗；农业的产业化，在节省劳动力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和产值；IT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生物技术等的广泛应用，大幅度提高了产量，降低了成本……。

没有哪一项科技发明和先进设备的采用不是为了提高竞争力，而提高竞争力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降低生产成本和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说，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是对人类孜孜追求科技进步的回报，它使人们能够用同量的货币换来更多和更好的商品与服务。人类发展和普及科学技术的目的，就是要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生产成本降低的幅度越大，物价水平下降的空间也越大。

第三，通缩是全球范围内市场竞争加剧的必然表现。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市场经济。以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为转折点，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市场化的改革浪潮，不仅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引进市场经济机制，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也力图通过规制改革来进一步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这种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化”同时加剧着全球范围内的大竞争。竞争一方面促使生产者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提供物更美、价更廉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扩大了供给与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其结果便表现为通缩。从这个意义上说，通缩是全球范围内市场竞争加剧的结果。

第四，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经营资源，大幅度降低了经营成本，为物价水平下降拓展了空间。

无国界的大竞争促使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和重新配置经营资源。例如，美国的波音公司先后解雇了大约5000名美国国内的工程师，转而在莫斯科建立研发中心，开发新型飞机。这是因为，俄罗斯航空业工程师人均月工资仅为650美元，而在美国大约要6000美元，在莫斯科建立研发中心，可大幅度降低研发费用。美国一些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信用评估机构等从印度的市场研究机构购买美国股市报告、产业研究报告等等。这是因为美国的金融分析师的月工资在7000美元以上，而在印度仅为1000美元左右。在菲律宾，取得硕士学位的会计师，人均月工资仅为300美元，而在美国，会计师人均月工资在5000美元以上。为了降低公司经营成本，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将会计、税务管理等事务委托给爱尔兰、印度、菲律宾等会计师事务所办理¹。

世界各国的大型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将生产基地、研发中心设在劳动力充足、生产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将建筑设计、半导体器件的设计等等也转向海外定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重新配置经营资源，带动了生产力布局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整，这种调整的趋向是：寻找成本最低的地方进行生产加工和研究开发。这种调整对降低成本、从而对降低物价的作用是一目了然的。

由于商品之间在价格上存在比照关系，由跨国公司主导的边际成本下降势必通过商品价格的比照关系形成连锁反应，从而推动物价总水平的下移。由此形成的通缩，将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轮的公司重组与淘汰高潮。这也是许多公司和企业在通缩条件下经营格外艰难的原因之一。

二、日本通缩的成因及其特点

有人说，通胀与通缩本质上都是货币现象。但是，在货币现象的背后，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经济根源。

(一) 日本通缩形成的主要原因

就日本通缩的成因而言，除了前述的共性原因外，还有其特殊原因。

1、投资热铸成生产能力过剩，日元过度升值加剧需求不足。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出现过一股投资狂潮，由此造成的大量过剩设备和生产能力迟迟未能得到有效的处理。从1985年起延续至1995年的日元大幅度升值，抑制了海外对日本商品的需求。1997以后，日本有多家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导致信用收缩，抑制了国内需求。这些都扩大了供求差距。有日本学者估计，日本的供求差距约达30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5~6%¹。供给能力过剩与有效需求相对不足，是导致通缩的重要根源之一。

2、不良资产问题久拖不解，弱化了金融业的资金中介功能，信用严重收缩。泡沫经济的崩溃，给银行业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虽然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金融界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实情况却是：不良资产像韭菜一样，割去一茬又长出一茬。受不良资产拖累，银行已不堪重负。2002年政府出台了加速改革综合对策，决定加快处理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但这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银行业的压力，银行惜贷倾向进一步加剧，甚至出现了提前收贷现象。由此形成的信用收缩，直接危及企业生存，并加剧了通缩。

3、财政赤字巨大，居民预期负担加重，预期收入下降，消费需求受抑制。如今，日本政府长期债务累积额接近700万亿日元，约相当于2002年日本GDP的1.4倍，这笔债务迟早要还。日本国民知道，政府本身并不创造价值，政府还债的钱最终要靠向国民征税取得。就是说，偿还政府债务的负担迟早要落在国民头上。国民预期负担加重，于是对现期消费采取谨慎态度。

预期虽然是一种心理活动，但是，经济学中的预期不是空穴来风式的臆想，而是依据现实经济状况做出的推断，这种推断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态度和消费行为。日本国民收入预期下降的主要根据是：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利息收入减少，银行和企业经营艰难，失业率上升，“无职户”增多。据日本的家庭生活调查（日语写作“家计调查”），“无职户”在日本家庭总数中的比重1994年为13%，2002年上升到了23.2%²。这些经济现象都使得居民在消费上趋于保守。

4、实体经济方面未能适应变化了的内外环境。日本经济存在的上述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企业相关。日本企业未能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和IT等新技术带来的内外经营环境的变化，这至少会出现两套恶性循环的链条，一条是经由银行业形成的恶性循环，即：企业经营恶化 → 股价下跌 → 银行不良资产增多 → 银行为自保而惜贷，甚至提前收贷 → 企业融资难 → 倒闭增多 → 国民的不安感上升 → 增加储蓄，抑制消费 → 企业的产品销路更窄……。另一条是经由财政形成的恶性循环，即：企业经营恶化 → 税收减少 → 财政赤字增大，以至无力解决经济社会问题 → 国民的不安感上升，为增强自我保障而抑制消费 → 企业产品销售困难……。这两条循环都会加剧需求不足，从而加剧通缩。

5、大幅度改革规制体系，高成本结构逐步得以纠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制度改革，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是深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1993年以来，取消、放宽或改革的限制约达5000条。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制改革对促进竞争、搞活经济的积极作用越能显示出来。但是，在短期内，放松规制的作用之一是矫正高成本结构，使日本的物价水平逐渐向国际通常水平靠拢。这是因为，日本放松规制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市场的全球化必然冲击各个国家原有的价格水平和物价结构，明显高于国际通常水平的日本产品成本和物价是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反映着日本放宽规制和矫正高成本结构收到了一定成效，不应一概视为通缩带来的恶果。

此外，通缩预期心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般情况下，无论是通涨还是通缩，一旦出现，就会形成一种惯性，这种惯性也与预期心理有关。一旦物价开始下跌，居民会觉得还会跌，于是持币观望，推迟购买行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者也好，从事实业投资的企业家也罢，都会产生类似的预期。在这种预期下，抛售股票和房地产而换取现金是规避市场风险的理想选择。但是，这种所谓的理想选择会

使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进一步下跌，从而使通缩期拖长、通缩程度加重。

总之，日本的通缩是多种因素合成的，在这些因素中，有的属于应加以解决的问题，诸如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大规模的财政赤字等等；有的则是无法逆转的必然趋势，诸如物价水平随着竞争的加剧、成本的降低而下降等等。

（二）日本通缩的主要特点

在我看来，日本的通缩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原发型。日本的统计数据表明，日经42种商品指数从1991年、国内批发物价指数从1992年开始出现下降。当时，美国经济迎来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繁荣期，亚洲经济也生机勃勃，日本经济的外部条件不仅不坏，而且比较有利。那时，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尚处于较低水平，1991年和1992年，中国对日出口仅分别占日本GDP的0.41%和0.45%¹。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出现通缩，甚至连通缩这个词都极少听说，很难想象能有哪个国家将通缩“病毒”传输给日本。日本的通缩起源于泡沫经济崩溃，而导致泡沫经济的原因也在于日本经济内部。

近年来，中国对日出口虽然大幅度增长，但对日本通缩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这是因为：第三产业已占日本GDP的60%以上，包括建筑业在内的非贸易产业占日本GDP的比重至少在70%以上。由此可见，日本的物价水平主要是由日本自身决定的。中国对日出口所能影响的主要是消费品的物价水平。统计数据表明，日本的消费品物价是相当稳定的。如果以1995年消费品综合物价指数为100，则1990年和2001年分别为96.6和97.6，11年间上涨了1个百分点¹。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进口商品不是导致日本通缩的主要原因。

二是资产缩水主导型。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房地产价格持续下降。据估计，1992~2000年，仅地价下跌一项造成的资产损失累计达70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2000年GDP的1.36倍²。股票跌幅更是巨大。2001年，日经平均股价为12102.37日元，与1989年（34058.81日元）相比，跌幅达64.5%。2003年3月11日，日经平均股价进一步跌至7862.43日元，仅相当于1989年末收盘价（38915.87日元）的20.2%，跌幅达79.8%。

房地产和股价大幅度缩水，带来了如下的连锁反应：资产大幅度缩水→银行背上大量不良资产，金融机能近乎瘫痪→企业因失去必要的金融支持而大量倒闭→失业率上升→打击国民消费信心→需求不足→企业收益下降→裁员或压低工资→居民收入预期下降→消费低迷……。

三是政策摇摆延误型。从股价大幅度下跌的1991年算起，至今已有13年。在此期间，日本经济曾出现过回升的势头，如果把握和利用好经济回升的时机，日本是有希望早日摆脱通缩阴影的。但是，日本政府频繁更换首脑，政策上摇来摆去，贻误了时机，致使通缩问题越来越严重。日本经济财政咨询会议预计，至少今后两年内，通缩仍将困扰日本经济。

以上情况表明，日本通缩产生和发展，根源都在于日本自身。将通缩归咎于外部因素，无助于日本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三、通缩治理政策及其效果

关于如何治理通缩，在日本有多种政策主张，诸如：制定“通胀目标”，增发货币；扩大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范围和加大操作力度；对储蓄存款等金融资产实行负利率；实行币制改革，在兑换新币过程中对原有的现金资产征税；诱导日元贬值；减税或扩大财政支出；发行物价连动型国债等等。但迄今付诸实行的主要是比较传统的财政金融政策。

（一）主要对策及其效果

1、财政政策 众所周知，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增加了正常预算的规模，并先后10多次追加预算，也多次实施减税措施。实事求是地说，当初采取这些政策的直接目的不是为治理通缩，而是为了刺激景气。当然，如果这些措施真的能够使景气回升，无疑有助于缓解通缩。然而，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事实表明，财政刺激景气的效果微乎其微，倒是政府的赤字包袱在迅速增大，包括地方财政在内的政府长期债务余额已相当于日本GDP的1.4倍。

近来，日本经济界以及政策当局的注意力集中在了通缩问题上。当日本认识到通缩的严重性、欲加以治理时，巨大的财政赤字已使日本政府力不从心。可以说，日本财政在治理通缩方面的作为乏善可陈。

日本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尽管财政累积赤字巨大，但面对影响经济全局的通缩，财政不应无所作为。他们主张，财政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如何改善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上。为此，应以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今后的重点政策领域应是在整个21世纪有成长前途的产业，诸如纳米技术、生物工程等等。

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是：2003年1月，日本政府开始发行一种新型国债，这种国债的特点是国债利率与物价水平的变化连动，因此可称之为物价连动型国债。就这种国债的基本功能来看，在严重的通胀情况下，国债利率与物价一起上升，可使国债引发通胀的危险受到抑制。相反，在通缩严重的情况下，国债可以是负利率，既可防止对国债的过度投机，又可抑制通缩预期。至于它究竟能对抑制通缩发挥怎样的效果，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观察。

2、金融政策 日本央行最初采取的政策主要是降低利率。1991~2001年，中央银行先后12次调低利率，公定利率水平由6%降至0.1%。一般而言，降低利率客观上具有刺激投资需求、缓解通缩的功能。但是，前10次调低公定利率的政策意图在于刺激景气，而不是治理通缩。直到2001年3月，日本央行才明确地将克服通缩作为政策目标。但是，那时的公定利率水平已经降至0.35%，以利率政策为手段治理通缩的余地已极为有限。

为了缓解通缩，日本中央银行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将公定利率推至底线，即降到了0.1%；（2）增大买进国债规模，扩大货币供应量，诱低长期利率。到2002年，长期贷款平均年利最低时不到1.53%¹。可以说，日本央行采取了超宽松的金融政策。当然，日本央行既不希望出现通胀，也不希望出现通缩，其基本政策目标是稳定币值。因此，在治理通缩问题上，日本央行采取的是“一步一探”、谨慎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做法，其扩大货币供应量的限度是至物价上涨率返回到0以上为止。

但是，日本媒体以及一部分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指责日本银行政策不到位，认为中央银行在治理通缩上应该更有作为。但是，从中央银行的角度看，如此宽松的金融政策是史无前例的，已经包含引发通胀的风险，如果再进一步诱导通胀，无法保障金融形势不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由通缩转向极度通胀。在决策独立性增强后，政策失误的责任是要由中央银行来承担的。因此，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上是相当谨慎的。

（二）通缩治理效果甚微的主要原因

从2001年3月算起，日本央行实施治理通缩政策已有两年，但效果不甚明显。从统计数据看，央行的基础货币（现钞发行 + 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活期存款）供给2001年度比上年增长了14.7%；该年度的货币供应量M₂ + CD（CD为大额可转让存单）的增幅仅为3.1%。2002年1月以来，央行的基础货币供给以每月比上年同月高19.5% ~ 36.3%的幅度增加，然而，M₂ + CD的增幅仅为3.5%左右¹。通缩不仅没有被遏止，而且进一步蔓延之势。究其原因，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1、政策的暗含前提可能暗含着判断失误 总的看，日本是在用通胀手法来治理通缩。实施通胀政策的一个暗含前提是：日本有1400万亿日元的国民个人金融

资产，而不是没有购买力，但在通缩预期下，人们为了最大限度地享受货币升值利益而推迟购买行为。实施通胀政策的真实意图并不在于增发多少货币，而是要利用“政策的公告效果”，制造通胀预期，打消人们对通缩的期待，从而刺激消费。这种政策设计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它忽略了这样一个现实：1400万亿日元国民个人金融资产的持有者主要是中老年人。

日本的许多老年人经历过战后初期的恶性通胀，那时，政府为了遏制通胀曾采取过冻结存款的措施。有信息表明，如果政府采取通胀政策，这些人的本能反应是更多地持有现金，以防金融资产被冻结。这当然是对现今通胀政策的一种曲解。即使不存在这种曲解的中老年人，也不会轻易“听信”央行的“政策公告”，因为他们得为老后的生活着想，庞大的财政赤字使他们觉得政府搞的社会保障制度不牢靠，保障老后生活安全的最切实办法是节俭当前消费，积聚个人资产。“通胀政策”对这些人无效。

2、通胀政策不对症 如前所述，通缩虽然是货币现象，但货币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济根源。就日本自身来看，经济追赶目标已经实现，历时130多年的追赶时代已经结束，原有的发展模式以及与之配套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政策体系等，都面临着大调整、大转折。可以说，日本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更年期。从外部环境来看，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市场化迅速发展；经济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这些必然对各个国家的物价体系、市场惯例、经济制度、企业经营方式等形成冲击；加之日本原有的高成本结构，使其经济体质很难适应内外条件的巨大变化，从而患上了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通缩只不过是日本经济并发症的表象之一。针对表象采取的通胀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甚至是根本不解决问题。

3、扩张性金融政策，过犹不及 就0利率政策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利率降为0时，资金便失去了流动的必要性，从而也就没有了流动的动力，这是市场经济运营的自然机理。因此，尽管日本央行的基础货币增幅大幅度提高，但货币供应量M2+CD并没有增加多少。更为严重的是，自1997年以来，银行的贷款余额已连续多年减少。无论中央银行提供多少基础货币，仍是无法扭转通缩局面。

4、宏观经济政策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客观地看，日本决策当局并不是没有看到日本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克服通缩需要彻底扭转经济持续低迷局面，需要进行结构性的大变革。用现任首相小泉的话说就是：“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景气的恢复”，“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发展”。应该说，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但是，现行结构植根于日本130多年来发展的历史，结构改革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课题。然而，小泉却力求在限定的短时期内完成结构改革，由此一方面加重了金融界和企业界的危机感，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国民的不安感。小泉越是起劲儿地搞改革，通缩越是严重。可以说，欲加速改革的小泉政权，同时也在加剧着通缩。但是，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要求中央银行制定通胀目标去缓解通缩。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呈现出严重的不协调。

5、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 本文第二部分提到，企业盈利能力普遍下降是形成通缩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方面的问题又与产业结构调整迟迟不见进展有关。冷战结束以来，在世界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中，日本原有的产业优势有些在减退，有些已消失。然而，日本未能在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方面进行及时的调整，致使经济整体效率下降。下表的数字表明，在1990~2000年间，生产率提升快的部门在就业结构中所占比重在下降，制造业由25.0%降为20.2%，其中的加工部门由19.5%降为15.6%。同时，生产率下降或提升慢的建筑业、服务业等部门在就业中所占的比重却在上升。表中2~5四个部门合计的生产率年均下降0.1%，但在就业中的比重却由55.0%上升到了62.4%。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日本的经营资源不是向高效率的部门转移，而是向低效率部门聚集。

日本1990~2000年生产率与就业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

	生产率上升情况		就业结构的变化情况	
	2000年 / 1990年	年均上升	1990年	2000年
1) 制造业	132.0	2.8	25.0	20.2

材料类	116.2	1.5	5.5	4.6
加工类	139.5	3.4	19.5	15.6
2) 建筑业	67.6	-4.0	10.4	11.0
3) 商业	118.5	1.7	18.6	19.4
4) 不动产	119.3	1.8	1.6	1.5
5) 服务	101.9	0.2	24.4	30.5
6) 2~5合计	99.2	-0.1	55.0	62.4
产业总体	111.5	1.4	100.0	100.0
2) 除外	117.4	1.6	89.6	89.0
6) 除外	125.8	2.3	45.0	37.6

注：生产率 = 就业者实际总产值；产业总体的数字中不包括：（1）政府服务；（2）对家庭的民间非营利服务。

资料来源：[日]《经济学家》2003年1月14日刊，第98页。

当然，第三产业生产率低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第三产业在就业中所占比重上升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日本的问题是：既没有使这些低生产率的部门得到改善和提高，也没有开拓更多的新产业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通缩并不是单纯的货币现象。不解决实体经济方面的问题，仅在货币政策上做文章是难以取得效果的。

¹ 转引自[日]《经济学家》2002年2月5日刊，第27页。

¹ [美]《商业周刊》2003年2月3日刊；转引自[日]《经济学家》2003年2月25日刊，第29~30页。

¹ [日]《经济学家》2003年2月25日刊，第20页。

² [日]《经济学家》2003年1月14日，第98页。此处的“无职户”是指户主无工作的家庭。

¹ 据[日]东洋经济周刊编发2000年版《东洋经济统计年鉴》第21、113页资料计算。

¹ 据[日]东洋经济周刊编发2002年版《经济统计年鉴》138~139页、《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2年第10期，第12页资料计算。

² [日]《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11月19日。

¹ [日]《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2年第10期，统计篇，第8页。

¹ <http://rank.nikkei.co.jp/keiki/kinyu.cfm>

《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